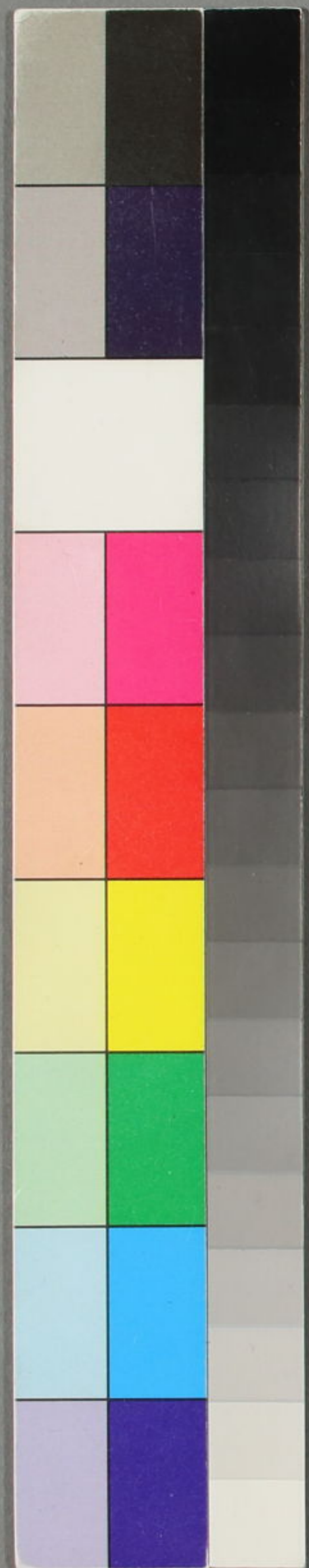


升菴全集

和 16
170
11



門八第16
號 120
卷 11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 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辛甲

辛甲為商紂太史七十五諫而去其後周人封之

著書一篇其事不傳見於漢書藝文志其後代有

辛有見左傳

董之蔡菁

戰國人名有董之蔡菁董姓也之蔡菁三字其名也復名古有之三字名始見此

馯臂子弓 馯音翰

儒林傳商瞿受易於孔子瞿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此子弓即荀子所稱仲尼子弓者或以為仲弓或以為朱張字子弓皆臆說也

王良字子期

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

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邱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直也

伍負之負音運

陸龜蒙時賴得伍負騷思少夫差剛免似荆懷宋人小說云以龜蒙之博學而誤呼伍負之名豈越韻邪慎按負之音運本無前訓惟唐負半千傳云半千本宋劉凝之十世孫初凝之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此伍負故改姓負唐世謠云令公四俊苗李崔負以後證先知伍負之負音運也如巢縣之巢

音藪朴胡之朴音浮濡水之濡奴官反粟姚之姚音同鷄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見耳

兩鬻熊

漢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注云名熊為周師文王以下問焉周封之為楚祖此一鬻熊也唐玄宗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然鬻熊事夏禹為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古今兩鮑謝

鮑照謝朓宋鮑防謝良弼唐與李膺杜密李固杜喬李白杜甫同

符堅

晉符堅以應圖讖文改姓其字從草不從竹今多書作符非也符音蒲其音亦別又左傳萑苻之澤杜預注苻亦音蒲亦不風心對嘉譽公都符字也鍾繇字元常取咎繇陳謨彰厥有常之義也今多以繇音由非晉世說載庾公謂鍾會曰何以久望

楊子卷
卿遥遥不至蓋舉其父諱以嘲之此可證矣

次卿

漢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公孫弘字次卿惟見此漢書不載

少伯

范蠡楚三戶人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出呂覽高誘注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期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為單名而削去一字也人之名可減去乎其脫誤如此

亦朴鳴犢竇犖舜華不同當於家語又索與感是

琴操曰孔子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按戰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犖犖

古今人表曰鳴犢竇犢說苑曰趙有鐸名竇犢史記世家曰竇鳴犢舜華家語曰殺竇犢鳴犢及舜華索隱曰竇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鐸舜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

杜伯度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韓公亦誤用不如用魯有衆仲

段干

段干李姓一也初封段後邑干因邑而氏魏世家

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光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今開封有刊溝蹇叔處干而干亡之秦而秦霸戰國策有段干綸越

蔡邕父名

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見後漢書注傳奇戲文蔡從簡杜撰無稽不

學之

吞道元

易

卷一

五

吞人姓音他前切氏族書有吞景雲晉有吞道元與吞公牋者今類書引之改吞作查蓋不知古有吞姓也書叙指南所引猶是吞字可以為證

君苗

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髮子

賈誼新書引髮子曰太平之世父無死子兄無死弟髮姓僅見此漢唐君碑陰有處士閻蔡班閻蔡復姓僅見此佛圖澄碑澄本姓濕濕姓僅見此戰國策衛有縹錯挈薄縹挈姓僅見此

母邱

復姓有母邱氏諸姓氏書音母作母非也漢書有曼邱臣顏師古曰曼邱母邱本一姓此說近之亦未考其原也史紀田齊世家伐衛取貫邱索隱曰母音貫邱古國名衛之邑也今作母邱字殘缺耳

索隱之說得其原矣然以母字為殘缺亦非蓋古
字從省不用貝耳漢有母邱與母邱長母邱毅魏
有母邱儉皆同族也今分為二姓曰母曰邱而母
為父母之母不惟士人不知而母氏子孫亦不自
知則譜牒不明之弊久矣嘗有友人母姓者屬予
篆私印予為寫作母且語之原其人退謂人曰楊
用脩亦太橫乃欲改入姓音邪予聞而一笑

古人取字

史記注仲雍字熟哉字取字僅見此隋人魏鸞

字雙和崔挺字雙根雙字取字僅見此隋宗室楊
綸字斌籀楊溫字弘籀籀字取字僅見此唐登科
記韓湘字北渚此又似今人之號亦異矣

避諱改字

避諱至唐尤嚴古禮二名不偏諱而唐人世與民
皆諱以民部為戶部以世為代不惟是也世字在
偏旁亦諱之改左傳泄冶為洩冶玉藻卑僂為卑
係楚辭鼓柷為鼓棬何其迂哉宋人經史輒遇諱
缺其畫如桓作恒至今遵之諸廟諱但缺其畫而

欽宗之諱桓字則公畫四字曰淵聖御名餘則否何見也

名諱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周人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獻發烝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今予發武成曰周公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於法不

當諱也金滕曰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滕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因改曰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曰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為趙同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就章以談叶

桑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子陵為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諱辯

余少時父師命讀韓文諱辯其曰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余問曰何不云春秋有衆仲戰國有騎期自今思之衆仲實姓名同音又顯在春秋左傳文公偶思之未及爾

謚號

蘇老泉云婦人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匹夫有謚自東漢隱者始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然黔婁之謚即匹夫之謚也不始於東漢矣

別號

幼名冠字長而伯仲沒則稱謚古之道也未聞有所謂別號也杜甫李白倡和互相稱名張仲吉甫雅什但聞舉字近世士夫多稱別號厥名與字憎然不知傳刻詩文但云張子李子或云某菴某齋

當時尚不諳其誰何後此安能辯其甲已慎所著
詩篇多舉交遊之字或書其名于下庶乎觀者俾
言與事諧情景相對不知者或以為輕之異哉又
近日民風漓猾白衣市井亦輒稱號永昌有鍛工
戴東坡巾屠宰號一峰子一善譚者見二人並行
遙謂之曰吾讀書甚久閱人固多不知蘇學士善
鍛鐵羅狀元能省牲信多能哉相傳以為笑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唐時重族

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為一則
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史官修唐世
系表謂臯陶為堯大理世為李氏紂時有逃難食
李得全故改理為李此附會杜撰以媚時之說殊
不足信按唐本李高之後乃非中國人與臯
陶之理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唐帝以李老君為祖
封為玄元皇帝而廟祀之使史官臯陶大理之說
有據何不直祖臯陶而乃下祖李耳乎是自相矛
盾可疑甚矣漢世李廣為隴西李氏至唐猶然然

據唐人姓氏譜則隴西與唐室子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徃徃冒為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即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既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偽也觀太白自敘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大抵唐人族姓多冒濫如今狐楚入相後天下姓胡者改胡為狐而上加令字以附之温庭筠詩云自從元相登庸後天下諸 盡帶鈴嗚呼宰相之勢不過十年而人競改姓以附之况堂堂一統天子三百年之久其冒附不知幾百千萬矣噫人之賢否在於一己豈族姓所能高下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長父母以囊裝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我

太祖高皇帝有天下後建安有朱氏者以譜牒進
欲附國姓

聖祖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已聖
人之見高出萬古而百九十年族姓之散亦少革
豈非類族辨物之大義乎

三字姓

魏初作府兵八柱國掌之侯莫陳崇其一也侯莫
陳三字姓崇其名也趙宋有侯莫陳利用蓋其後
裔今讀者以侯莫為一人陳利用為一人非也又

代北虜人有三字姓侯莫陳阿史那潛夫論中國
亦有白巴公氏慎徃年在史館有湖廣土官水盡
源通塔平長官司進貢水盡原通塔平蓋六字地
名有同列疑為三地名添之云三長官司予取大
明官制證之曰此一處非三地也同列笑曰楚蜀
人近蠻夷故宜知之我內地人不知也予戲應之
曰司馬遷西南夷傳班固匈奴傳叙外域如指掌
班馬亦蠻夷耶

同姓名

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大戊百三十年又有臣扈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家父楚有兩莊躑漢有兩王莽樂府有兩莫愁南朝有兩劉琨文人有兩王褒兩蘇子卿五代梁有王彥章吳亦有王彥章古今同姓名者何限

謝莊名五子

謝莊以風景山水名五子颺拙顥從藩也宋子虛名友五子鑫森森焱焱

通音

師稱

鑿曰鑿師織曰織師餅曰餅師舟曰舟師工曰工師僧曰梵師如道士曰鍊師之例可也唐詩人徑稱曰師過矣

以佛書命名

佛教盛於晉宋齊梁之後至唐尤多故恒以佛經字義命名如蕭方等梁元帝子柳達摩北齊將蕭摩訶陳將席毗羅隋人周羅侯後周人宇文陀羅尼後周帝爾朱菩提慕容三藏魚俱羅干什門趙什住高龍義隋宋金剛劉黑闥李圓通容那律王摩詰張乾陀俱唐人

楊子者
皆載正史其餘不可悉數○佛氏有方等經猶云
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為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
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
今人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第名方諸方
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為雙名而去一
字為盧鴻也

羊揚揚陽本一姓

晉有羊舌氏叔向之子伯石食邑於揚曰揚食我
晉既滅羊舌氏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曰平陽曰
楊氏則羊也揚也陽也同出一姓揚子雲自以為
獨無他揚其揚字不從木而楊修云吾家子雲亦
同關西之揚特子雲好奇之過獨自標異耳

千家姓跋

洪武十四年五月朔翰林編修吳沉典籍劉仲質
吳伯宗據戶部黃冊編為千家姓以進傳之天下
今教童子者猶以宋世百家姓訓蒙殊失之矣按
其中如翫之音萬軒之音呼禰之音喧庫之音赦
本庫字而去其上點余之音蛇本余字轉音而強

窄古人和此詩極多韻事押盡矣余言佛經力又北齊書趙野又皆奇僻未經人押顧笑曰公大能記

姓偉

漢食貨志臨菑人姓偉注姓其姓也偉其名也○昔人有以星星令屬對者或對曰字字以為絕奇若姓姓氏子子皆可對也

宋衷

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姓名晉人有宋衷宋音森

其字從木從穴宋亦希姓氏諸書不載也

劉邵之邵从卩不从卩說文高也故字孔才

楊子周公之才之邵是三國志作劭或作邵从

邑皆非不叶孔才之義从卩為邵乃叶

王渙王之真

唐詩人王渙字羣吉昭宗大順二年進士文苑英

華選其惆悵詞十首今誤作王真非也王真與王

昌齡王維同遊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况其詩有

昌齡王維同遊去王渙一百四十餘年况其詩有

霍小玉及紅娘事皆天寶以後事豈可混為一人

秀才

趙武靈王論胡服云俗辟民易則是吳越無秀才

也秀才之名始此後再見於賈誼傳六朝遂以此

為取士之科名云

郡姓

姓氏書以姓配郡望甚為無謂虛高族望起於江

南侯景求婚王謝而不允遂詬曰會須以吳兒女

配奴江東散亂職此由之事雖不由此一端而官

人以世其釀禍非一日矣其後河北亦效尤以崔

盧為首比江東之王謝薛宗起不得入郡姓至碎

戰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今之百氏郡望起於元

魏之事何足為據也是時韓顯宗上疏有云

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苟有才

雖屠釣可相

於皂隸矣又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賤襲賤李冲

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直名言哉

蓋姓有二

蓋姓有二漢蓋寬饒蓋勳音蓋唐蓋文達蓋蘇文
蓋嘉運音踏

李陽冰

李陽冰字少温見於宣和書譜吳子行乃云陽冰
即李潮之字亦猶晁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
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
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卿亦當正
之

殷子周姬

殷之德陽德也故以男書子周之德陰德也故以
女書姬

咎姓

晉書有咎堅今襄陽多此姓按說文無此字也蕭
何封於鄧其地在襄陽之光化縣其後因以為姓
而鄧訛為咎鄧本作贊
贊訛為咎

越象

王符潛夫論由余生於五狄越象產於八蠻而功
施齊秦德立諸夏越象事載籍不見

蘭氏

周禮斬人注鯁魚字大戴禮蘭氏之根蘗氏之苞
王褒洞簫賦幸得謚為洞簫夫魚名而稱字草名
而稱氏蕭名而稱謚皆音之又音

長流

古呼治獄參軍為長流帝王世紀云少昊崩其神
降於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主刑罰也故
取秋帝所居為嘉名也亦猶今稱刑官曰白雲司
也

刺史太守不同

刺史太守不同今混呼為一非也觀後漢郡國志
可見矣漢制自三輔之外分九州九州控郡國州
部有刺史郡國有太守如豫州刺史部則潁川汝
南六郡國冀州刺史部則魏郡而下九郡國畿內
則河南尹京兆尹而以司隸校尉部之外則刺史
部之郡國則太守治之州部則自河南京兆兩尹
至豫冀兗徐青荆益梁並幽交為尹二刺史十一
而已郡國則自河南至日南為郡國凡一百十有

二太守亦百十有二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刺史之職也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太守之職也

舟鮫

左傳註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有鮫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將軍

將軍官名古矣不始於漢也國語鄭文公以詹伯為將軍左傳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檀弓衛將軍文子孟子慎子為將軍後漢書西南夷傳帝嘗時有吳將軍但其說虛誕不可信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小鳳小儀

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

大儀負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率更

唐官名有率更歐陽詢嘗任是職率更太子之官屬主千掖夜行以備非常也率按說文作衛將衛也省從率音與帥同率將衛也更番直也

雲岳屏風

漢鄭弘第五倫故吏同為太尉司空每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聞知乃賜雲岳屏風分隔其間

氣山岳也

芝泥蘭檢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

色張騫奏章云云檢文書草也

翰林學士

承明之有直

廬方步八磚之日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朶之雲

學士濡珥彤之毫書九重之言動繡汗青之筆乘四

海之輝光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

楊子春 卷三
聞今御史白簡即其事問之亦不知也

鈴索

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鈴以備警急文字引之以代傳呼也唐制禁署嚴密非本院人雖有公事不敢遽入於內夫人宣事亦先引鈴每有文書即內臣立於門外鈴聲達本院小判官出受訖授院使院使授學士鄭縈詩條鈴無響闕珠宮韓渥詩坐久忽聞鈴索連玉堂西畔響東

馮京

連
字古勤

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

東坡慕樂天

洪容齋隨筆言東坡慕白樂天因以為號慎按南

賓志云東坡西坡皆白文公故跡樊漢炳詩曰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沉落為才多以此驗之信然惜容齋未之引耳

岳武穆當稱忠武

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蘭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覩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

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卽其一惠昔孔明之志興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效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古今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為宜

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

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鱗姪猗合兵七十萬犯淮
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
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
此見張穎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
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如
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白沙自語錄擊壤
集外胷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舉世懵然余故
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不可不精議
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也

韓忠獻韓忠憲世系

韓琦安陽人謚忠獻子三人長雍次冲次素見神
宗御製碑其後雍改名忠彥仕至南陽開國公登
宰席韓億靈壽人後徙雍丘謚忠憲子八人皆貴
綱司門負外綜刑部負外知制誥絳字子華平章
事繹職方負外維字持國龍圖端明翰林三學士
縝字玉汝龍圖閣直學士縉比部郎中鈇光祿寺
丞闕閱之盛為天下冠二韓公皆為宰執一謚忠
獻一謚忠憲獻與憲相近多混淆而子姓亦不知

所出今據其墓碑行狀國史畧分析之故亦不味

近閱閱之海或天不賦二韓公皆為宰相一益忠

韓安正為諸國直學士韓少平為中書少師

韓翰海文度公韓平林國韓國韓林三學士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卷終

韓忠燾韓忠憲韓忠憲子八人皆貴

韓忠燾韓忠憲韓忠憲子八人皆貴

韓忠燾韓忠憲韓忠憲子八人皆貴

韓忠燾韓忠憲韓忠憲子八人皆貴

韓忠燾韓忠憲韓忠憲子八人皆貴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一卷

翻非一日也虛陽同成都楊慎著

富貴亦須艱難劍琳山從子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暴骨泰顛闕天

墨子尚賢篇文王舉闕天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

政而西土服

孟明孟明音亂不自變也再舉於餘則遠時幸晉

孟子始為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殺陵彭衙幸晉
師不出封殺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
叔苦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
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
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
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
富強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儉
驕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屈平全集卷之十一

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睢屈原止懷王入秦四
臣皆楚國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操危難不更其
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王謝唐之崔柳
易姓則為之佐命竊國則為之奉壘誨盜黨賊樂
蓄利亡恬不知恠可勝誅乎且東尊以奉大
矣皆荀卿李斯吳公秦而子圍心之更故辭而
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
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
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孔明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玄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圍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周訪

晉周訪平杜獲之亂其子撫為益州太守三十餘年平隗文鄧定蕭敬文三寇撫子楚為犍為太守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平司馬勛之亂太和中妖賊李弘稱號改年鳳皇楚遣其子瓊討平之瓊子曉字孟威不屈於苻堅可謂五世名臣矣

王旭

元人王旭上許魯齋書云僕以聖賢望先生而不敢以世俗待先生者待先生也昔孟子辭萬鍾於齊先生所以眷眷於此其必有以處此矣何如返

蘇門之舊隱臥西山之白雲遠斥洙泗之微言近
考伊洛之正派旭也不敏請摳衣以書先生於文
公之後觀其意蓋深不與其仕而欲其為伯夷
也嗚呼旭亦豪傑之士哉

房瑄

司空圖詠房瑄詩云物望傾心久倚渠破膽頻注
云天寶中瑄奏請遣諸王為都統節度祿山見分
鎮詔拊膺歎曰我不得天下矣瑄建此議可以為
社稷功司空圖云其破膽指此杜子美挽公詩

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
敗遂沒其善可惜也楊鐵崖詠史目之為腐儒又
以王衍比之過矣余故舉杜陵司空二詩以闡其
幽房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詠房湖者多稱仰
之今不悉記云

司馬溫公墓銘

范蜀公景仁作溫公墓銘曰皇皇我宋神器之重
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人不聊
生天下訥訥險陂狡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

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為誕謾不恭赫赫
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鋤蠹毒方
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凡數百言皆指熙寧
姦邪之狀先師李文正公樂府碑可毀亦可建蓋
棺事久乃見不見姦黨碑但見姦臣傳信矣予友
薛君采蕙嘗著論云易曰小人弗用必亂邦也夫
小人之在位也或有創姦弊以變祖宗之法導逸
欲以蠱君上之志基禍亂以召社稷之釁樹怨毒
以失億兆之心懷苟且以誤國家之計行貪鄙以
敗天下之俗害善人以塞衆正之路布私人以成
群小之黨故國家之亂不可救也雖然小人之在
位也亂從之而生及其去也亂之生也不從之而
亡何者姦弊作而舊章壞矣逸欲入而君志荒矣
釁隙開而國勢危矣人心離而國本搖矣大計誤
而事機失矣風俗敗而名教頽矣君子遠而正道
微矣小人盛而禍變滋矣故國家不幸而用小人
不惟兆亂於一時又將遺亂於無窮有國家者畏
小人不可不嚴也退小人不可不力也家宰羅整

菴云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李之禍唐本於心術不端王之禍宋本於學術不正二公之言其亦有為而發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

黃忠文公雷雪奏議

宋紹熙二年二月雷雪交作黃忠文公具封事畧曰謹按易帝出乎震震為雷君象也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欲之象是以聖人於六十

四卦中凡涉震體取義尤嚴在復則曰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嚮晦入宴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夜不可以欲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之至於重震之卦則曰恐懼脩省恐懼在君心脩省在君政豈可以虛文責之有司百官哉黃公名裳字文叔蜀劍州人樓鑰稱之曰先見如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東坡蓋司馬公自以為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識者以為知言

趙天澤

趙天澤蜀新都人與同邑杜圭明春秋齊名棄官
 薄遊江南無貴賤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蒼劉公伯
 温一日行省大臣論江左人物天澤首以伯温對
 衆愕然疑且竊笑之趙公退而贈劉公文曰蕭何
 拔韓信元德師孔明非信任之篤則泝水之奇八
 陣之妙何由照耀後世其文載于翊運錄中方劉
 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義山而深奇預識
 者趙公也趙有吳江月下泛舟詩云餘霞歛遙岑

微靄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鳴柔櫓茫茫天欲
 流歷歷星可數水螢明乍滅沙禽或翔舞此意誰
 與同三高渺千古

韓魏公防閑之踈

韓魏公為西帥夜有偷兒携匕首至臥公曰可取
 吾首去賊止取金帶而去史以為美嗚呼兵事貴
 嚴公於周身之防踈矣此其罪也而以為雅量謬
 哉幸而賊有鉏魔之悔不然武元衡之禍作矣喪
 身辱國罪莫大焉

陳文惠公一言興邦

或言古之相臣有批勅焚詔碎麻者忠諫則忠諫矣若遇中材以下之主以不敬罪之何辭以逭余答之曰陳文惠公堯咨為相仁宗忽夜分有御封至堯咨不啓封來日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奸人附會請正母儀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仁宗首肯曰姑置之貴妃不果立此諫轉移於談咲間可謂一言興邦矣

宋人議論不公不明

弘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為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為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為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詐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是其本相盡露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

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列審如此高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賴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過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五霸名訛

附

趙鵬飛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句踐而荀孟之所謂五霸者亦所取不同蓋各徇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荀子之所謂五霸

楊子春
卷一
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為五二子之論既殊則
學者信吾夫子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如前
七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威文有實予之
辭首止葵丘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後
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
非私也凡以幸天下之有威文而不遂為夷也若
夫宋襄則固無成功吾前論之矣而秦繆楚莊闔
閭句踐皆為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若闔閭
句踐皆逞兵以闔其私尤無足稱據者春秋蓋夷
狄之君子不道也而秦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
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
而隨許其平其義見稱于武子若二君者以為夷
狄之賢君則固也而遂與威文同列則鵬鷺無別
矣秦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繆
公之悔非其道也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
望哉故書於春秋皆擠之九泉之下無隻字之褒
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繆之比秦繆闔
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而莊之兵直犯

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
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
於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
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吾嘗怪後世君子不闕荀
孟之論而槩以五伯為賢昧者遂伸秦繆楚莊於
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觀春秋所書無一語之
溫庸可謂予秦楚乎吾故辨之暴秦楚之惡以存
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非私意也春秋意也
殺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

無五伯之說也

齊桓晉文優劣

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
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
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
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
周旋會鄆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夫陳文
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盛於
桓公子今日文非桓匹何也曰文公之功多於桓

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
 於桓公者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志
 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
 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
 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所不
 為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
 畿內則仇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
 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
 可以訓文公為元桓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
 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為者也觀此則吾夫子正
 誦之論孟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余謂文
 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裴氏世注史

裴松之字世期注三國志其子駟字龍駒注史記
 博洽雅麗可謂父子繼美

楊察兄弟

楊察字隱甫蜀之成都人宋史有傳亟稱其屬文
 雅緻有體弟宜與兄齊名發解禮部廷試皆第一

又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渙也亦可謂盛矣而郡志不載

沮誦王翬

倉頡沮誦共造文字今但知有倉頡不知沮誦李冰王翬同穿二江今但知有李冰不知王翬鄭條與古文在歐陽脩前今人亦不知有鄭條也

筆諫醫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也柳公綽進太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

朕深者蓋以醫諫也柳氏世有人矣

戴石屏無行

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西武寧武寧富翁以女妻之留三年一日思歸詢其所以告以曾娶妻以白其父父怒妻宛曲解之盡以嫁奩贈之仍餞之以詞自投江而死其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嗚呼石屏

可謂不仁不義之甚矣既誑良人女為妻三年興
盡而棄之又受其奩具而甘視其死俗有譚詞云
孫飛虎好色柳盜跖貪財殆兼之矣其為人如此
而台州猶祠于鄉賢何哉

火迫鄮侯

唐原休受朱泚偽官自比蕭何之功入長安日首
收圖籍時人笑之目曰火迫鄮侯宋南渡有郭某
為將自比諸葛酒後輒詠三顧頻繁兩朝開濟之
句而屏風便面一一皆書此二句未幾敗于江上
倉皇涕泣而匿時謂之尿汁諸葛正可作對也

孔明不取文舉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郡過于孔文舉
此事不經見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
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
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圭里

高士傳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
之班白不負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

之元無心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
元曰本不之官

張文成贊徐有功

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時鳴臬之內直
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愚嘗謂為大將
者為太公望易為郭子儀難輔幼主者為周公易
為孔明難為刑官者為臯陶易為有功難誰謂後
世不及古人乎

軒軒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相
如奏賦黃門飄飄有凌雲氣正可相對二子皆蜀
人也

三俊五君

二陸與顧雲號三俊五君嵇康阮籍劉伶向秀阮
咸也竹林七賢有山濤王戎

雙鳳二龍

蔡邕崔實號雙鳳崔晏許受號二龍
舉身是瞻

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三國志主雅舉身悉是膽北史周文

二孝子事相類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擾其傍皓烏鵲雀集於隴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馱銜土而壘隴

九州被

孔融評邊讓為九州之被則不足為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蓋錦文織九州也

粥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誠非經濟才廢帝謂之粥飯僧亦宜矣然其貧至無屋又欲依古以創禮其清儉好古何如哉後世欺君誤國納賄招權土功木妖與宮闕爭勝倍于偃月堂格天閣獻妻納女與嬪御爭麗倍于石季倫燕帖木又皆粥飯僧之罪人也

施全

朱文公云舉世無忠義這世正氣忽自施全身上發出來此正論也足以慰忠魂于地下矣續綱目

書施全刺秦檜不克而死亦本於文公遺意也近
有人語予曰今之岳廟多鑄賊檜像跪縛于門外
亦當鑄施全像坐于檜上持刀砍檜庶為得之併
識其語於此

伴食

盧懷慎身為上相家無擔石孜孜體國至死益堅
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憺人乘間之患遺言則
薦宋璟諸賢以為社稷無窮之謀豈區區才智之
士矜眩目前以為功必已出者能爾耶然則懷慎
之為唐計當於古人中求之史以伴食譏之是亦
俗見也乎

王安石

王安石行新法引用小人一時賢者非之皆遭貶
斥其弟安禮安國及姪旒字元鈞旒字元龍皆不
以為是可謂寡助之至矣而安石不反已自省也
元祐中安國貶死旒及旒亦坐貶遠方所謂為法
自蔽以不受而及其所愛乎

又

旒音後

人君之愚暗柔弱不足以亡其國亡國者必剛愎
明察之君也譬之人家不肖之子不足以破家其
破家必輕俊而無檢者也在人臣則真小人不足
以亂國其亂國者必偽君子也蓋直小人其名不
美其肆惡有限偽君子則既竊美名而其流惡無
窮矣是故唐之亡不在僖昭而在德宗宋之亂不
在京十而在王安石或曰子何以怒真小人余曰
子不觀白樂天詩乎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
迷人眼女為狐媚害即深朝朝夕夕迷人心樂天

豈恕狐哉

王安石廟祀

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
雱以其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
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為真聖人也乾
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
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
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余曰祠不必立
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于祀典乎

歌後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相者古今一伊尹也
 自知其必不能相而不相者古今一鄭五也人皆
 曰必不能相已獨曰必能相者滔滔皆鄭五之罪
 人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斯可
 矣又曰縻之初相獨驚怪而固辭其進甚明也唐
 未諸相率植黨與以持之縻之既相獨致仕而速
 去其退甚明也進退如此不賢而能之乎又跡其
 平生守廬州而盜不入境留緡錢而盜不敢犯亦

有過人者不謂之賢不可也

虞雍公功烈

名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竒妙策忠烈義勇為南宋第一
 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為之子而朱
 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
 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雍國忠肅虞公奏議
 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
 以七千卒卻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
 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前已因輪對面奏必

楊升菴 卷之七 十一
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
宜令良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
衆人之表矣及 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
兵必出淮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
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卒激勵諸將施置
於倉卒之餘而破 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中素
所畜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
成此偉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
餘憂公又令設備於瓜州其他區畫悉各精密而
不苟 遂遞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歷歷見於秦
疏也余切妄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
也况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
懼危中興以來前有張魏公後有虞雍公為國家
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毀之
乎丘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
尤奇且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
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為椅角而允文隻手也以
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任盡言

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罕傳余於群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啟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稱當代搢紳之口制同列如挾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鷓鷯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顧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寵斷豈止使子弟為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遂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良非溢美乎余又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謂內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

雖三尺痴童不為也宋之亡也晚矣噫王得觀之

王欽若

巽巖李氏送湯司農歸朝序載王欽若與母賓古請赦天下宿逋自五代至咸平真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為蠲納司欽若此事史不書當表出之亦憎而知其善也

趙師異

趙師異字從善號墻東趙千里姪也尹京有政聲戮杭州姦僧尤奇嘗學犬吠以媚佞胃其後韓侂胃敗有贈之謔詞侍郎自號東墻曾學犬吠村莊今日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

異即古擇字觀其字曰從善蓋取擇

其善者而從之義也俗士多訛其音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一卷終

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瞻
左氏相如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
命之曰要約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
字奇者工於難命之曰複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
模劉輝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
張打油胡釘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
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韓昌

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李文饒曰文
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
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為
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
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
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
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

楊升卷
五十二卷
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
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
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
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
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
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
也特難為褊心狹見者道耳其泉歐曰吾不肖也

李耆卿評文

李耆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

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
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瓌麗
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
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
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玉化根源此後復絕無
聞焉近日惟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
以知其所養矣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崔豹荅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穎傳則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楊子雲逐貧賦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群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

疎雨滴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運矩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為碎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為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萊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瀆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閱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遒駛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

之文曰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靜也魯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削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廩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牛奔走叔孫卒邱伯毀

郤同

李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
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
縊伊戾坎盟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
身平誅宋景文唐書效之為姦臣贊曰三宰嘯凶
牝奪辰林甫將藩黃屋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
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
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

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
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
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
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眾之敗駕揚飛鳥之時衡

時持音

出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遂字回遂字不如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換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辰之意本謂日為甲乙之屬辰為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為吉日寅卯為良辰雖朱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之文貴顯如此

古人多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迺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曰迺衡其亦舜秤權之市魁乎子貢

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
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
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倚頓耳聖門四科子
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
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
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
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
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友覆而非子貢
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

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
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
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
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為命禘謀草創之左氏遂
謂禘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
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
之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
生必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
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論知

者

文有傷犯

徐陵賦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駕鴛鴦奏新
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前雖
兩長樂為意不同此類為傷犯又劉禹錫律詩前
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
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傷犯之例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

多又有變例如子產荅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
榱榱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
明言易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
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
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
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眾也據太誓原文云受
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
也卻至聘楚辭享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

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已腹心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洵曰武曰

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

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

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

氏傳凡此似亦畧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騰胎蝦寒鱉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鱉蓋魚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

而從魚字和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
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
韓國饌用此法鹽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
寒曹植文寒鷄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
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恥今越甲鳴吾君此舊本
也近刊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
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
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
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曰昔者王田
於園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
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
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若
今人則云為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
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

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
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賈雨具有頃果雨子路問其故孔
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
畢也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賈雨具孔子不
聽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
雨昨莫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了
事載此文而刪月離陽離陰末節蓋有深意作傳

蚊音

之音本以見有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
蘊藉如莊子九淵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蚊蚊憐風
風憐目目憐心止解夔蚊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
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
知古文之奧矣

文字之哀

蘇子瞻云文字之哀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
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
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

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
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
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
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
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
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
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
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
人之語錄卑者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為

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
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
氏國語宋人以為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為禁約
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為一厄而
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
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宋人
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其弊甚矣 而始之 雖曰 舉業之陋 其弊甚矣 而始之 雖曰 舉業之陋 其弊甚矣 而始之 雖曰

本朝以經學取人 士子自一經之外 罕所通貫 近

日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完本原徒事末節
五經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
諸史則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
節之人已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
以漢人為唐人唐事為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為二
人二事合為一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
樂而以制氏為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
先其算命作先筭其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
珎之以為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
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日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

倚

李昭

式思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
而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
笑也幾希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

荆州記荆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衡封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傷生凌空交合危峻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奇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

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
辨之

辨華

張平子西京賦上辨華以交紛下刻峭其若削辨
華辨駁華麗也辨古斑字又音葩或寫作斑梁元
帝纂文云辨華文麗也

昭藐流眇

西京賦昭藐流眇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
視容也○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作顛

眉目之間也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眇使人冥迷
所謂一顧傾城也昭顛字異音同義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素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
七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即
為屈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
素間為對則為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
悵陽阿注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
陽阿又可證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

云上承霄而防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
影耀歌於帷中蓋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
鷄鳴如今之竹桂東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
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
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
知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
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
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為亂矣然其所謂賤妨
貴遠間親新聞舊雖為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
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
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治本大
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
者蓋言任人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
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
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
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

抑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間親新聞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之不同也石碣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歆畝版築魚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為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

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為社稷下為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炙當代久矣揚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叢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栢蠶驟通秦
塞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篋肱
囊探歛既野蔓葛仍谷覃山玉靡在淵珠莫溷昔
萬億梯今儲石儋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
告病如譚兵端孰弭寇鋒誰戡蟻聚蠱屯猶虓虎
闕公起圖之寧忍一慙摧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
寓幣重輕相叅吏姦游賊交鬪並諛止藩蠅營射
沙盛含苟可救時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贏一簪
公曰我法要祇能暫彼兵與民互為矢函長此安

窮亂是用饑解而更張五盍手攬天不憖遺斷鞅
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豈無若威逞願釋憾公
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神明所鑑刻諸北山
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後此千載勿毀勿

撼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
徵文革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
也吾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

尚厭觀之入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為當時行狀墓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萬字猶以為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曾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矓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誑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為珍寤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哉

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年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魚鎊鬼一跳而上也

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為世道長太息矣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徑之外考官邵公睡批云竒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當時以為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為陳同甫作論法也

輩讀書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六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

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平復燕雲表

王將明作賀平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而下以周公方且膺之為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吳潛宅揆麻制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畫錦為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容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

救寧之計任重道遠實惟弘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者俊母煩訓詞則必不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為詩資平生為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託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為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

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慕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

本天者
三三卷
三三
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七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魯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

以待世者何如哉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瀾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

高齋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櫻池州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鍾成雲決渠為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所載比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於楊雄非也

雪讚書紈扇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即潔成輝桓胤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紈扇書羊孚雪玉笛吹李白梅

巧心妍耳

欬
出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欬於拙目表录云
有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傅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
巴三收彈丸黑子之地傅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
天傳一廖二乃

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傅友德之功第一廖永
忠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登三乘六

涼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
三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
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
九知者盖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
僻奧如此

榮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緯書云榮光羃

河休氣四塞天地忻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

大傳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温子昇詩桐華引仙露

槐形麗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齊書卿煙王露旦夕

楊藻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菟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泪雨水

天洪皓祭徽宗文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

暖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

征轡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

選者也弘明集地芝候月天華逆風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

新

望杏瞻蒲

徐陵侯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

家喜萬鍾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

杼前四句勸耕後四句勸織孟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之鶴虛喚天命如何

鈿音

鈿視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鈿視之端金谷之華石子致音微之觀注引楊雄方言梁益之間裁瓜為噐曰鈿裂帛為衣曰視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綬匿跡人未知也所交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青案綠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案為卓非孟光舉案即盤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噐見鄒陽酒賦

紫莖屏風

瓷音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為草名又曰屏

風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

綠波為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白間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為對

白間猶黃間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

弓名文選以間為鷓非也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

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

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

擅發楊妃私發門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

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

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

下之駒掇莊叟說戶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咒而禍

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綿望山
谷青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
更芊綿

步有新船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
際為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戣墓志蕃舶至步
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澣凡舟可縻
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墟水津為

戣音
遠
碇
同
与
可

步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

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

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

臺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

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
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

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
矣古蜡祝丁零威歌遺句禮記錯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垂無作草
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
增此二句義始足丁零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
學仙及纍纍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
伴冢纍纍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
也

古人偽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
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
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
王唐散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
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
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
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醯鷄虛荷
燭幽魯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

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為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光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自歸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為羨太宗好名者蓋慕而效之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殆與止與殆殆與韻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徒

莊
豆音

亦以正桓定倚桓徒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
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內而四韻者
僅見此三條耳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
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
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
詞云帝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羨
其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
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婉二宋後揜三
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周司寇匭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匭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
寇匭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
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於湖帝至於湖陰察營壘而云此晉紀本
文於湖今之歷陽也帝至於湖為一句陰察營壘

揚升菴
為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
來作於湖曲以正之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三卷

成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錄

維揚陳大科校

新都周參元重刊

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
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
田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

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
而出車六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
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
頌優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
煒曄而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
矣往年鶴州蔡衡仲云東晉尚補笙詩文賦奚傷
余漫應曰序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
一語妥帖無是聖經更無褒彈也

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
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畧如湍轉則日
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為奇也

鴈賦

劉尚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
繒繳羊祐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
進凌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

沈音

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
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
壑則衆物不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
能濺其羽浮若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
阿辭旨超遠出於詞人一等矣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
揮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
與夏侯同特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

侯作華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
是華田音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薛綜注西京賦

西京賦繚垣繚繚四百餘里此句本不必註薛綜
注繚垣猶繞了也李善又改垣為亘蓋不通矣班
固西都賦繚以周墻即此句也垣本是墻何必改
作亘唐人崔塗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
秋斷草煙深王和甫冬日詩繚垣烏鵲近人飛其
用字固不以薛注為然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
光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
節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
者明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
不為烏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
上林本秦故地始皇陞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

治東既極河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
里開宮館二百七十複角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
徧而又表南山以為闕立石胸山以為東門其意
若曰闕不足為也南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
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
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
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飛動意若從諛故楊
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帝欲帝將欣欣樂
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有極而宇宙之

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正諫凡其所
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所以立也
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西陂此
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東西
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壯則盛夏含凍信斯
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壯而始有此古今讀者
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
水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
境極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漑為派

而漑灞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
之外矣然則雖其實有水亦復不能真確況其
紫淵丹水欲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
能知此意故其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
此則明命其實矣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沓則關
中豈能辨此也又曰虎路三巖圍經百里此則可
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
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做相如諷勸相參不皆
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出此乃從地望土毛

夢
宗音

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曰亡是公言上林
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所止故刪存其
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固亦自不解
也予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之瑩怒將
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
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
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謂
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

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及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
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
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
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
有王與蠻氏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勞憊然若
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
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
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
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

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遠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末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王維乎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踈落英幡纒絲溶箭蓼猗猗從風
 瀏莅卉皦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
 用字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
 猶丰茸也箭蓼即蕭森猗猗猶猗那也字亦作旖
 旎又作猗儺瀏莅即流麗卉皦即歛吸歛古作𦵏
 見石鼓文省寫作卉五臣注遂誤以為卉字按長
 門賦列丰茸之游樹謝靈運詩生長皆丰茸則絲
 溶丰茸一也杜詩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箭蓼蕭森

歛音忽

一也毛詩猗儺其枝楚辭紛旖旎乎都房阮籍詩
 猗靡情歡愛則猗猗也倚儺也旖旎也猗靡也一
 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唳傷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
 春鳥則流麗與嘹唳及流麗一也杜詩秋風歛吸
 吹南國則卉皦與皦吸一也字有古今音有楚夏
 類如此聊舉其畧爾

郭玕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搗素賦

楊子卷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好擣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闕

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塲屋程試文也其畧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不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篋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即一篇史斷今人

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
壺漿之迎見大人焉盡棄犀渠之甲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竒詞義
曠遠嗟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
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
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
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為一本今此二
賦俱不傳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珎之唐子
西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
優劣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
旨雪賦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真無節無潔殆
成何人與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
之旨朱文公云無志意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遠
終身人品亦于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不
可不考其秋實也叶音稽

下下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於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
 鼎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生必死有死即生何
 得定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
 地呼地為天召星為月命月為星耶貞無以應大
 理楊伯清舉此以問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萬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
 觀之則萬物與我皆無盡也伯清曰是則拈古欲
 公重說余曰定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定者一

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贊

附跋

太宗昭陵六馬圖石刻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騶黃
 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
 月精按轡天馬四橫行弧矢載戰氛埃廓清其一曰
 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
 一箭贊曰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
 歸其三曰白蹄鳥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
 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

騶與馬同

騶音哀

騅音
追

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
所乘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
難其五曰颯路紫紫鶯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
箭贊曰紫鸞起躍骨騰神駿氣鬻三川威凌八陣
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寶建德時所乘前中五
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元學士王暉跋云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
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剪隋亂及其
成功琢石為像題真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

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馬^四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流
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
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
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夫贊殷仲容撰書
則歐陽詢也

太宗十驥贊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攄狀花蓋之交林異
色同群似雲霞之間彩亦竒俊語也

茶夾書燈二銘

程宣子茶夾銘曰石筋山脉鐘異於茶馨含雪尺

秀啓雷車采之擷之收英歛華蘇蘭薪桂雲液露
牙清風兩腋玄圃盈涯晁無咎書燈銘曰武子聚
螢絲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疚
其光黃簾綠幕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
或不勤負此燈火余少讀書每夕煮茶書此二銘
於座右今老矣不復夜讀茶亦以脾寒而廢書此
二銘以傳同好

鏡銘

古鏡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

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隍陽東坡曰清如明如
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尚方作
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
如金石嘉且好又潁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瓊
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會此銘辭古雅錄者
多逸字逸句故不厭重錄之

鑑銘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
和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

陰陽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飲玉泉飢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
去秦俱隨車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
舞鸞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
形神治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
對臉傳紅綺窓繡幄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傳玄燭銘

煌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
夜炳若朝陽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
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
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
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
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
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栢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
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
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

篋音竹

中晝夜遊宴屢遷共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
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鼓吹迭
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
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列叙時人官號姓名
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

蘭亭記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
也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
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

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
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邱墓起墳古詩云
被服羅衣裳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
糧在今人則以為復矣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奇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
如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
尋幽岫穿崖人獸兩絕又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
而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奇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
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
語對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
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
燕之日火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
效之作黑賦曰孫曠啣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
壁以來九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云帝子之望巫
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

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
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
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
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月延燒照天燭地余
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延燒皆非佳境或
改之曰孫棹賦天台景高城霞起而建標杜牧詠
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又賦黃曰靈
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彭澤
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况今別擬一聯云周庭之

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蓋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偽朱晦菴則力辯以為真黃東發以真偽不可曉愚按東發

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卓哉

羸
錐音

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
七百正慮後人羸入闡增以誣韓公耳古人謂公
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侯假對皆
工亦文之一巧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
音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

鬮
音
鬮
音

視之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
所歡如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
如鬮鬮鬮鬮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
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
魏晉以後詩人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
日以遠衣帶日以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
長充為奧妙簪短即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
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四字盡之解我膏春即毛
詩憂心如擣也影畧用之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

保音

文人亦多用之六目睽睽韓文祖之曰萬目睽睽
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酒為歡伯白雲如
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之他如雌鸞生
鵬又文山鴻豹肥脂多脂鵠名鴻豹以鵠善食鴻
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爾雅其云
何如旦飢即詩怒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言朝飢
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為朝飢
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葉
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

甘棠事遊暑憇甘棠蓋古說如此今汪謂召伯聽
訟於甘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
召伯之貴而坐於甘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
之訟者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
登大禹石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
有裨於經史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
之惡其畧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俱以售妹入

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
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
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大
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
獄卒使出入無繫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
忠節約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
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
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
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
一怒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

流此老善用古

人好字面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
觀類文同時綦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
民之論畧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
少婦庾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

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儔茲也貪人見我
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
紛紛行人悠悠載馳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
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
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
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
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

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
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
胷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
間世竒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
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
俊鷲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文章狀物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
下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

柯端頂有葉仰望眇眇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
動似舉羽扇以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
木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
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榭其皮似
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
缸其伸如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
分明畫檳榔圖也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
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枳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
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

酪
洛音

蟹
音
候
音

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蒲桃挾如
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絹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
甘飴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
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日外色香
味盡去矣此分明為二物傳神也傳肱蟹譜云蟹
鵝眼蟹足蟹腦調腹其瓜類奉丁其螯類執鉞生
於濟鄆者其色緋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真如
繪蟹馬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空遊

柳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意也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啻青

小於藍雖曰前無古人可也

太史升菴全集五十三卷終

大史世蕃全集五十三卷

深竹林在宛縣者宋宣和九年詩魚似鏡中

湖郡語意也

文選補淵研風儀與秋月亦明音微思春雲

庚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飛揚都共春旗

隋長壽寺舍利塔碑中書李公嶺松張蓋明月與

山空蓋輟曰南無古人可也然王勃之說何亦

